



## 桐花

| 王土龙

清明将近,闽南乡间的白花泡桐急不可耐地盛开了。由低到高的树冠上,米白色的花朵簇拥成串,每一串花枝都由下往上次第开放,犹如逆流而上涌动的雪浪花,覆盖了整片树冠。其香气含蓄悠远,清新怡人,盛开时几丈内都氤氲着它独特的气味,远远就可以闻到随风飘散的袅袅花香。

与《周书》“清明之日桐始华”的记载相比,桐花花期已经有些提前,跨时更长。然而,一提到桐花,人们望文生义,可能都以为是梧桐之花。实际上,清明前后盛放的桐花,以及中国古代文学或典籍里的桐花,绝大多数都是特指泡桐花,而非梧桐花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泡桐确实占有一席之地,在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泡桐木是制作弦乐器的理想面板,有“桐天梓地”之说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《诗经》就有“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”的诗句。相传西汉司马相如工琴,多以蜀地山野间泡桐为原材料制琴,人称“蜀琴”,名重一时。东汉蔡邕曾从烈火中抢救了一段音质奇特的泡桐木,制作成七弦琴,这便是“中国古代四大名琴”之一的“焦尾琴”。

泡桐最具文化内涵和情感象征的还是桐花!在中华传统文化中,它既是节候之花,又是友爱之花,也是爱情之花。

俗语云:“花木管时令,鸟鸣知四时。”古人认为,从小寒到谷雨有二十四番花信风,桐花排在第十九番,为清明节气三候之首,是仲春转向暮春的典型时序物候,是春到深处的标志。桐花花开时,春光旖旎;桐花满地时,春归无觅。因此,古代羁旅思乡的诗人们时常将桐花和子规啼鸣、暮春风雨等意象放在一起,

借以抒发伤春之情。宋代林表民的“客里不知春去尽,满山风雨落桐花”和元末明初刘崧的“一月离家归未得,桐花落尽子规啼”流露的正是这种凄美与哀愁。

桐花被称为“清明节气之花”,花开时正逢寒食、清明这两个追思和缅怀的传统节日,难免平添了几分哀伤和凄凉。清明一到,似乎连桐花花瓣上那一抹淡紫色和花朵里的紫色斑点,沉淀的都是紫色的忧伤。张洪川的“火冷烟青寒食过,家家门巷扫桐花”和白居易的“忽见紫桐花怅望,下邽明日是清明”诗句都隐约可见这一丝淡淡的哀思。

真正提升了桐花文化品格,赋予桐花精神内涵的人是元稹和白居易。在唐朝诗坛,元白两人的交情为人称道。两人交往近三十年,情谊深厚,共有逾百首彼此唱和的诗歌。在这些唱和诗中,桐花出现的频率极为惊人,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桐花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的寄托,既慰藉了彼此的心灵,又隐喻了孤傲坚贞的人生态度。其中不乏“我在山馆中,满地桐花落”“桐花半落时,复道正相思”这样的名句。只可惜,吟咏桐花最有名的诗句却是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那是李商隐对少年韩偓的赞许和怜爱。

唐宋时期,“桐花凤”之说广泛流行,人们把它当作祥瑞之兆和爱情之鸟。唐代张鷟《朝野金载》记载:“有冠似凤,食桐花,每桐结花即来,桐花落即去,不知何之。俗谓之‘桐花鸟’。”桐花凤又名么凤,是一种美艳的小型禽鸟,从五代黄筌《写生珍禽图卷之桐花凤》可以推测,应为绿喉太阳鸟或蓝



喉太阳鸟。清初诗人王士祯曾填一首《蝶恋花·和漱玉词》,词中有“郎似桐花,妾似桐花凤”一句,将男儿比作桐花,将女人比作桐花凤,艳压一时,人称“王桐花”。桐花怒放时,凤自随;桐花落尽后,凤亦远走。

但在我眼中,泡桐是男子汉的树,桐花更是大丈夫的花!泡桐从不择出处,也不问出处,它自生自长在乡间贫瘠的野地,道旁、桥畔、堤岸,随处开枝散叶,豪放不羁。它树形高大,树冠铺展,身姿壮美,气宇轩昂,卓尔不群。它有桀骜不驯的血性,却也有容忍弱小的柔情,各种植物都可以在它的树下和谐共生。

桐花淡泊名利,不与桃李相争,独守一隅“自开还自落”,如归隐林泉的高士,超然物外,宠辱不惊。桐花不惧严寒,似乎还和春寒有着约定,春寒来时桐花开,春寒退桐花落。当它初绽时,花苞从橄榄绿的蓓蕾里爆裂,花

骨朵就像拳头一样要砸开混沌,英气逼人。桐花花朵硕大,凌空怒放,形似吹响冲锋号的喇叭,上演着春日最后的压轴大

戏。桐花的花期和木棉花相近,同木棉花的颜色光鲜相比,桐花显得很黯淡,淡黄底色的花朵好似泛黄的陈年白衣,长得朴实无华,但汪洋恣肆的阵仗和气势却完全盖过木棉花。当它凋零时,掷地有声,“啪”一声就干净利落地坠地,一离枝就不眷恋。绝不像那些轻盈的花朵,盘桓飘转,心不甘情不愿落地却还留恋枝头。

壮哉,桐花!看惯尘世的起落和生命的离合,却活出冲天的豪气和无边的自在!“杜鹃声里桐花落,山馆无人昼掩扇。”春将归去,桐花半落,细听桐花坠地的声音,原来心间真的会有回响!



## 小镇中山街

| 李少许

在小镇生活了快半个世纪,都没有用心地端详过中山街。它位于小镇的东北侧,南至尚大公园,北到镇政府,东西贯穿整个小镇,小镇并不大,中山街是主要的交通要道,也是进入小镇的必经之路,从古至今,中山街就是小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见证着繁华的过往,推古望今,也是现在繁荣鼎盛之所在。

中山街从小镇的客运中心开始。随着私家车的盛行,客运站失去了人声鼎沸的时代。以往中山街的起点常常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,在客运站街旁站着一排摩托车载客师傅,还有炸粿、煎海蛎饼的摊位,吆喝声此起彼伏,而现在却寥寥几人而已,不再见往日客运拉客的冗杂,一切都已归于平静。

顺着中山街往下走,两边的店铺开始繁华起来,精致的装修,古色古香的店门,无不透露着小镇的繁荣。小镇的建筑风格原本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吊脚洋楼风格,在2000年后,由于千年古镇大改造,很多原先民国风格的洋楼逐渐被现代的店铺平板房取代。民国时期类似厦门中山街的样貌已不复存在了,但曾经的繁荣昌盛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中山街的店铺种类很多,有衣服店、烧烤店、修车店,还有便利店,吃的、用的应有尽有。小镇最吸引人的是特色的炒米粉店,这是地方的土特产。虽然中山街的店铺换了改,改了换,但唯一不缺又不会倒闭的,就是小吃炒米粉店,几乎每隔五六个店铺,就有一家炒米粉店,遍布整个中山街。走在中山街上,米粉的香味,常唤醒胃里的馋虫,你随时都可以走进一家小吃店,品尝一下这里的炒米粉,价格并不昂贵,整条街价格统一,只需花上四块钱,就可满足味蕾,真是经济又实惠。

中山街最繁华的部位,也是小镇的中段,这里叫卖声四起,由于商品经济繁荣,又是主要的交通要道,因此,每到逢年过节,这里就拥堵不堪,常需要城管来维持秩序。所以我们平日里想要逛街游玩,就会避开这一段路。这块黄金地段,还有个历史悠久的名字叫“四角井”,四角井原本有一口井立在街中心,随着时代的变迁,也移出了人们的视线,但它的名称还一直沿用至今。四角井其实是口浅浅的枯井,是用花岗岩做成的,坚固无比,记得小时候我常跑去四角井玩,在井上爬来爬去,由于这口井的高度并不高,所以成了我们的娱乐场所,但大人们若是知道我们跑去四角井玩,就会责备,毕竟那里交通比较复杂,危险指数高,后来成了小朋友们望而生畏的地方。

这生生不息的中山街,被子孙后代代传承,虽没有大城市街道的宽阔和绵长,但其小巧且有特色,每每让人心生爱怜。在每个月起月落时,成为游子们深藏在心底的乡愁,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

## 雨点韵脚(外一首)

| 金文

滴滴答答的雨点  
比手机的铃声还脆亮  
许多隐语都在其中  
一见就很亲切的山  
正缥缈着云雾

鸟鸣啁啾,田野幽静  
为一场雨而来  
内心的伤感由雨点传达  
一点一点,从远而近  
从上而下,把一下午的闷气  
统统砸碎

从窗内望去  
湖,在雨中模糊  
山,在雨中朦胧  
踩着理解而来的雨点  
不需要什么承诺  
不需要哭声和感叹  
只找准他自己的位置  
落下来

### 雨夜读村志

窗外,雨水嘀嗒作响  
屋内,台灯照亮一本村志  
那些关于族谱的岁月  
在灯光下一一闪现

终于知道,我的姓氏  
从二维码的电子文档里跳出  
我的文字  
正如那些轻轻敲打  
难以入眠的雨点

那山脉,那古道,那溪流  
随雨声渐渐清晰我的显示屏  
九十九间房的土楼仅存石拱大门  
精准扶贫的攻坚战  
贫困村如期全部脱贫

我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  
指尖划过血脉相连的大山  
蜿蜒的溪流依旧流淌  
勤奋耕种的月光

## 唤醒黎明的美容师

| 曾耀文

当夜色尚未完全褪去,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,有一种声音,如同天籁之音,悄然唤醒了沉睡的都市。这声音是“沙沙沙”的清扫声,它清脆而有节奏,如同大自然的乐章,在城市上空回荡。

“沙沙沙……”这声音,在宁静的清晨中显得格外悦耳。它唤醒了沉睡的城市,唤醒了慵懒的早晨,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这声音,是大自然最美的旋律,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。大地在静听,感受着这份来自清晨的宁静与和谐;花儿在倾听,仿佛在诉说着对清洁工们的感激与敬意;鸟儿也来欣赏,它们或低飞盘旋,或高歌一曲,为这清晨的乐

章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。春夏秋冬,风霜雨雪,无论季节如何更迭,这声音始终如一,勤勉而坚定。

城市的拂晓,因这声音而生动。当第一缕晨曦穿透薄雾,照耀在空旷的街道上,一群身着工作服的“城市美容师”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。他们,就是我们尊敬的清洁工,用扫帚和推车,描绘着城市的清洁与美丽。

在大多数人眼中,清洁工或许是一份平凡的职业,但正是这份平凡,铸就了城市的非凡。

当城市还在沉睡,他们已悄然起身,迎着第一缕晨曦,来到熟悉的大街上。此时,只有路灯在眨眼,仿佛在为他们的辛勤付出而致敬;只有小树在招手,似乎在欢迎这些

城市的美容师。

清洁工们,你们用勤劳的双手,扫去了街道上的尘埃与垃圾,为城市带来了洁净与美丽。你们用辛勤的汗水,浇灌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,让这座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你们的付出,虽然默默无闻,但却无比伟大。你们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无私奉献,什么是真正的敬业精神。在你们看来,城市的美丽,不仅仅在于高楼大厦的林立,更在于每一个细节的整洁与有序。你们宁可一人脏,也要换来万家净,这份无私与奉献,让你们的职业变得神圣而崇高。

你们是东方的启明星,当夜色退去,你们便悄然升起,为城市带来

光明与希望。在你们的努力下,城市的街道变得干净整洁,空气变得清新宜人,花儿也开得更加鲜艳美丽。你们的辛勤劳动,不仅美化了城市的环境,更提升了城市的品质与形象。你们是城市的守护者,是城市的骄傲,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楷模。

在城市的街道上,每一朵花儿都为你们绽放笑颜,每一只鸟儿都为你们唱响赞歌,每一棵绿化树都排队向你们肃立致敬。你们用汗水浇灌着城市的美丽,用双手描绘着城市的未来。你们的付出,让城市更加温馨、更加宜居。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清洁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## “虎”视眈眈

| 李宣华

村里的“老虎”会飞,“虎患”频频。鸡被吃了,鸭被吃了,一头小猪仔也被咬去了尾巴。那“虎”杀气腾腾,时常在我家对面山头的一棵老枫树上,一待就是几个小时,目露凶光,警觉地注视着山脚下的畜禽,伺机攫取。怎么办是好?

这“老虎”就是老鹰。我那福建山村老家的乡亲,习惯唤它“飞天虎”,或索性“飞天”也不用,让其与“山林大王”老虎平起平坐,直呼其“虎”。据村中《李氏族谱》记载,咸丰年间,在村里发现过其踪迹:一头大老虎到村头猪圈捉猪,结果被一只看家犬发现,唤来村中众多凶犬,展开虎犬大战,斗了个昏天暗地。结果,这恶虎美餐没吃着,却真真正正领教了一回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,带着伤痛灰溜溜地逃窜山林。此后,村中再也不见老虎的踪迹。

老虎不来,“飞天虎”却从来没有消停过。家里的一窝鸡,从三月份15只,到五月份只剩下一只母鸡孤凄凄地带着一只小鸡。更恼人的是,“飞天虎”这厮肆无忌惮,叼走鸡飞得远远地吃还好,它偏偏飞到离我家木屋不过四五百米远的山头老枫树上,大有叫你看着能怎样的挑衅气焰。

那时,村里搞民俗活动,驱邪禳灾、祈福纳吉,总要放三响“朝天铳”,用以“震慑山魈”。父亲也有一把“朝天铳”,火药上膛,朝天点燃引线,“砰”的一声震天响,吓得我们这些早已躲得远远的孩子们屁滚尿流。那“飞天虎”也不例外,闪入深山老林,半天不见踪迹。



可是没几日,又见枫树杈上“虎”视眈眈的犀利凶光。眼见叫父亲拿铳吓“虎”无望,细心的母亲通过观察发现了一套以鹅护雏的经验。家里特意养了几只大鹅,刚孵出的鸡雏、鸭雏就由它来保驾护航。这几只鹅倒是听话,起初还想“显老大”推脱使命,被母亲拿着扫帚教训了几次,就和鸡雏、鸭雏形影不离了。别看只是几只鹅,这可绝不是好惹的主,时不时总要朝着那“虎”视眈眈的方向探长脖子叫嚣几声,仿佛在警告“飞天虎”切莫不识抬举。

家鹅尽职尽责,可是调皮的鸡鸭还是时不时就走散了,隔三岔五总有

“血案”在鹅的周围发生。智慧的乡亲们又想出了新招,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,树上穿着各种色彩装扮的稻草人。这是管用的,与人的智慧相比,“飞天虎”毕竟只是一只会飞的老鹰。

有一天,我正吃早饭,听到邻家院子传来热闹的欢呼声:“缠住了,缠住了。”一家人立马放下手中碗筷,去看个究竟。原来,邻居大叔早晨去收渔网,把鱼解下后,没把网收下,一只在屋后盘旋的老鹰看到

渔网的背景有一只悠闲觅食的小母鸡,便如同利剑一样,呼啸而下,撞入了网兜,越缠越紧。孩子们争相拿着石头木棍要上前敲打,却被大人们此起彼伏的声音喝住了:“莫要伤害它,莫要伤害它……”

就这样,“飞天虎”被放生了。

孩子们期待“飞天虎”能知恩图报,给村里带来一些安宁。哪知,没几日又见“虎”视眈眈的景致。

多年来,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,有问过家中大人,为什么不把老鹰给逮了吃了。村里的乡亲话语朴实,有的说“飞天虎”是吃老鼠保护庄稼的高手,有的说“飞天虎”是吃蛇高手,能保护村民免遭蛇害,答案五花八门。我父亲说的话,我小时候就觉得最不靠谱。他说,“飞天虎”是“虎”,能护住村子上方的一片天。

不过,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愈发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。